

三女英雄



青云子著

魔女三劫、

青云子 著

(上)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1年·1月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新派武侠小说家青云子先生一绝妙力作，堪称融胆识之深远，文思之飘逸，技法之精绝于一炉。

先生凭瘦微毫，神意飞游，给读者设下一个大谜：人鬼不怕的青龙帮主劳壮，突然遭杀身之祸，不但宝物被夺，还中三十八刀致命大伤！临死之际，青龙帮主恳求女儿万不可有寻仇之举。女儿悲痛之中百思不得其解，但深仇大恨怎能排出情怀？她是峨眉师太的高徒，仗一把出神入化的魔剑，亲率青龙帮的弟兄们杀富济贫，赈灾放粮，三劫江湖枭雄，江湖上闻风丧胆，但遗憾的是杀父凶手却迟迟没有查出。幸遇少侠方敬玉，情爱之中路艰险于虎穴，探幽渺于小宅深院，出没于街市阡陌，直至查出杀人元凶一举围歼，方对先帮主一片苦心恍然大悟……

青云子先生设谜却不为谜所累，于险相横生中将侠男义女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感人至深，其情其令人难以忘怀……

目 录

第一章	血洗大雁堡.....	(1)
第二章	小青龙一肩承千斤	(23)
第三章	六盘山青龙会	(45)
第四章	青龙几乎难过江	(67)
第五章	新娘的衣裙	(89)
第六章	走马不换将.....	(111)
第七章	天躁有雨，人躁有祸.....	(133)
第八章	大战陇山峡.....	(155)
第九章	英烈千秋.....	(177)
第十章	义薄云天.....	(199)
第十一章	方敬玉受托走六盘.....	(221)
第十二章	线索，曙光一现.....	(243)
第十三章	伍家祠堂蓝风断后.....	(265)
第十四章	唇枪舌战.....	(287)
第十五章	决斗飞鼠崖.....	(309)
第十六章	血泪交织情逾手足.....	(331)

第十七章	降魔追魂.....	(253)
第十八章	狼山风雷动.....	(375)
第十九章	拾玉老人.....	(397)
第二十章	泥中冒出莲花来.....	(418)
第二十一章	青龙会大喜事.....	(440)
第二十二章	追赶跑跳蹦.....	(462)
第二十三章	伍倫难斗大杀手.....	(484)
第二十四章	计赚风家寨.....	(506)
第二十五章	黑井镇痛失机缘.....	(528)
第二十六章	龙舌沟历史重现.....	(550)
第二十七章	渭沙岸贝老九现形.....	(572)

第一章 血洗大雁堡

半人高，绿油油，青穗上遍是芒刺的大麦，就在东南风吹动下，宛如那无垠大海的波浪，一波波地倒向一个方向，沙沙的麦穗互击声中，麦田中有着人语，仔细看那大块大块的麦田里，偶尔还会看到黑忽忽的几颗人头——

不，是几十颗人头——

呀，几百颗人头在蠕动着，因为只要麦子被风一吹，就会显出那些头挽黑巾的人头来！

远处大雁堡内的公鸡已是叫第三遍了吧，有一辆“咕哩隆董咚”响的大马车，正拉着一大车用大木桶装的桐油运向大雁堡，赶车的一根细长竹鞭子迎空“啪啪”抽得满天价响不停，一边口中狂叫：

“快开门呀！”

根本不用喊叫，因为单只车声就把堡楼上的七八名堡丁惊觉，只见堡楼上一个汉子边扣着上衣扣，低头往下叫道：

“哪儿来的？”

赶车的高声道：

“凤翔景祥油行的车子。”

擦擦刚睡醒的双眼，堡楼上那汉子道：

“老丁，你下去看看车子上装的可是桐油不是。”

早见他身边一个汉子边挽着腰带回头就往堡楼下面跑，一面自言自语道：

“怪事情，一大早赶来一辆桐油车，谁家的？”

半尺厚的大堡门拉开一个缝，姓丁的走出堡门，越过护寨河的石桥，边拉开桥上石垛子，望着桥那边马车上的汉子，道：

“谁家的桐油？”

车上汉子又惊又急地道：

“老乡，不得了啦，六盘山青龙会的人马出现了。”

姓丁的一惊，道：

“在哪儿？”

赶车的急的直跺脚，道：

“进到堡里我再告诉你行不行？”

姓丁的手攀马车辕子，人已站在马车上，他见桶盖上印着“景祥”二字，伸手去掀桶盖子。

赶车的道：

“老乡，我只是想在贵堡躲一阵子，等青龙会的人一过去我便立刻上路回凤翔，要检查就进堡里看也不迟吧！”

姓丁的露齿一笑，道：

“这是例行，也是规矩，再说青龙会的人还没个影儿呢，紧张什么？”边说仰面望向那大片大片的麦田。

赶车的似是不耐烦地立刻帮着把只大木桶掀开来，只见果是黄登登的桐油。

合起盖子，赶车的又道：

“要不要再看？”

姓丁的一笑，道：

“你多包涵。”显然他是要每桶全得看。

赶车的满面恼怒地道：

“我说老乡，予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我今天暂在贵堡将就一阵子，可并未替你们惹上什么麻烦，怎的大清早你就找罗嗦。”他一顿又道：“别的不提，单就我把六盘山青龙会人出动这消息送来，你们大雁堡也该谢谢我，怎会不但不谢，反倒找起麻烦来了，什么意思？”

姓丁的嘿嘿一笑，道：

“你这消息对我们大雁堡而言，已经是长毛的剩饭过了时了，两天前便知道了，所以你只一提青龙会，我这里象是稀饭凉水般的平淡，至于为何要仔细检查才放行，我这里不说你也该明白了。”

“你们的消息可也真灵，好吧，你就查看吧！”

姓丁的按顺序一桶桶地掀开来看，一桶桶又全是桐油，拍拍最后查看而又刚合起来的桶盖子，姓丁的回头往堡门楼上叫道：

“白大哥，全是桐油呀！”

早听得堡楼上一人大叫，道：

“开门！放车进来！”

一阵“吱吱”响中，早见四面堡丁分别把两扇大堡门推开来，连石桥上的石垛子也有人跑过来移向一边。

赶车的一声“谢谢”，“啪”一长鞭挥出，只见两匹健骡四蹄一扬直冲过石桥，大车进了大雁堡的门。

大马刚刚过了大堡门，就见赶车的双手用力一挽马缰绳，两匹健骡双双人立而起，车上十六只大桶突然一只只冲天而起，漫天桐油飞溅中，早见十六个黑巾包头大汉一哄而出现在大堡门下。

太令人惊异了，这怎么可能呢？明明一桶桶查过是桐油，怎会变成了握刀大汉？

堡门下尚有六个堡丁，加上姓丁的共是七个人，他们尚未反应过来呢，早被十六个握刀大汉猛地围在堡楼下面一阵猛砍，就在凄厉的叫声中，一个个倒在血泊里。

凄厉的狂叫声惊动了堡楼上住的人，姓白的一惊而吼叫不已地道：

“鸣锣，大伙抄家伙呀！”

锣声惊动整个大雁堡。

但锣声早已惊动躲藏在附近大麦里的六盘山青龙会人，只听一片喊杀之声传来，守在堡楼上的人一眼望去，只见麦田里突然出现数百个黑巾包头一身青衫握刀汉子，狂叫着往石桥这边冲杀过来。

从堡上领着二十多人冲下来的堡丁中，姓白的狂叫着：

“快把堡门关起来！”

不料这时那赶车的已握着一把大砍刀，早把马车横在路中间，他的身后，十六个挥刀大汉迎着姓白的二十几人狂杀起来！

姓白的伸手掀起一只大木桶看，不由得破口大骂，道：

“妈的，竟然把油桶只装上面半尺深，下面连个桶底也没有，藏着人。”

远处，堡外面已听得脚步传来，那是大片脚步声，姓白的奋勇往堡门那面冲过去，三进三出硬是被两把砍刀给挡了回来，看着石桥上已挤着黑鸦鸦一群挥刀大汉杀来，光景是再也难以阻挡得了啦！不由咬牙一跺脚，回头往堡内跃去，边狂叫道：

“青龙会的王八蛋们杀进来了，快抄家伙呀！”

这时候那些跑离堡门楼最近的十几户人家，早一拨拨的抄起长矛大刀扑上去了，其中还有几个女人，她们看来似不输于男人，迎着冲进堡门来的青龙会仁兄们，一样不含糊地刀来矛往，如果青龙会的人要想冲进来，那得从她们的身上踩过去，血里蹒过去！

现在，青龙会的人就在大雁堡的堡楼内不过五十丈远处被堵下来，大雁堡的人似也是豁上老命，但有一口气在也不叫青龙会的人冲进一步。

双方面已杀红了眼——

大雁堡位在陕甘交界的一处高原上，这里高原方圆五十里，有几处村落散在几个地方，就中以大雁堡最大，当然大雁堡也最富有，里面住着多一半都是有钱人。

远处，麦田一边的官道上，有棵遮荫老杨树，风吹杨树，发出沙沙声音，一个身材窈窕的青衣女子，双手叉腰，面目阴沉地望着远处——

远处正是大雁堡——喊杀中的大雁堡。

这女子顶多二十三四岁，头上扎着一条泛着蓝紫的绚丽丝带，丝带是扎着一块天蓝色包发头巾的，鹿皮蛮靴上各嵌着一双龙形银片闪闪发亮，有一条尺长的青龙正绣在她穿的那件粉红色短衫上，翠绿色的长裤裤腿紧紧地掖在她那双蛮靴里。现在呢——

现在一轮红日自高原的一端照上了她的脸，啊，我们这回可看清楚了她那一双星目，炯炯地迸发着比寒星还亮的光芒，挺拔如玉的鼻子，微薄稍翘的樱唇，嫩藕似的俏脸蛋，在那两撇细长入鬓的柳眉中，表现的不是女性温柔一面，相反的，却在无形中流露出一股极端深沉粗犷的韵味，与那男人一般的悍勇与坚毅之气！

一旁，有个背剑汉子，看来比这女子要高一个头，正小心地侍候在她身边！

大雁堡内的搏斗仍在进行，但却依然在大雁堡的堡楼内不远处，显然那些黑巾挥刀冲进去的一群大汉被阻在那儿，光景是大雁堡的人全出动了。

大麦田里，这时匆匆跑过来个四十上下的毛脸大汉，他跃到了大杨树下面，十分恭谨地对那女子施礼，道：

“当家的，半个时辰快到了，韩彪的人还没有进展呢！”

女子嘴角一撩，俏鼻子哼了一声，双目仍然直视着远处大雁堡，毛脸大汉轻声道：

“呃，当家的准备……”

猛回头逼视着毛脸大汉，女子沉声道：

“祁老八，这时候你又犯了老毛病了，你以为我是在隔岸观火？”

叫祁老八的毛脸大汉涎着脸搓搓手，道：

“我……我……是……”

女子冷冷又道：

“别忘了战局是操在我们手里的，大雁堡有六七百人口，能够动刀抢的也有四五百，如今韩彪也只冲进去百来人，竟然没有一个往外退的，显然大雁堡内还藏有实力，如果不把这股实力诱出来，万一躲藏在某一暗处，等我们的人全部冲进去，他们来个后面兜，你说怎么办？”

祁老八忙点头，道：

“对对，当家的思考周密。”

女子拂拂发带，又道：

“兄弟们投靠在青龙会下，过着刀口舐血的日子，虽说是被人们看着命不值钱，但是死也得死的轰轰烈烈，死得值得

呀！”

姓祁的未敢再多话，女子又冷冷接道：

“西凉槐山，我爹身中三十八刀，他忍着一口气被兄弟们抬回六盘山，我不会忘记爹对我说出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老人家的最后一口气：姓劳的血要为青龙会流，别为他报仇。”

祁老八哑着声音，道：

“老当家一生为青龙会，临死也没忘青龙会，忠肝义胆，弟兄们谁不敬爱。”

双目直视着大雁堡，女子似是沉痛地道：

“我劳爱接下爹的千斤担，退了婚约，走出闺房，领着兄弟们讨生活，每次行动我都为流血的兄弟们伤透了心，也流干了泪，可是，可是……”

祁老八抖动着大毛脸，道：

“当家的，青龙会上上下下的兄弟们，全都清楚当家的辛苦受累，这两年来，当家的已在青龙会树立了威严，祁老八最是佩服当家的，不论别的，就是最近的几次买卖，若不是当家的筹思缜密，只怕就不会恁般顺利了。”

劳爱轻声一笑，道：

“有勇加上有谋，相辅相成才能水到渠成。”

“哼，终于还是出来了。”

祁老八扭头望过去，只见远远的大雁堡墙外面，分由两个方向，两彪大雁堡的人还吆喝着卷向那座大雁堡正门，看上去两下里各有百多人。

一声冷笑，劳爱沉声道：

“祁老八，领着你的人冲过去。”

一旁的祁老八手中长把砍刀一举，踏着麦浪跃去，他未开口，但大砍刀却在空中挥舞不断——

于是，麦浪的沙沙声更见响亮，那些隐藏在麦田里的黑布包头汉子们，一溜烟似的跟着祁老八卦向大雁堡，清晰地看来足有两百多人。

看看已近大雁堡，祁老八才狂叫一声：

“杀！”

“杀！”声在空中激荡，所有黑巾包头的汉子全跃上官道，紧随在祁老八身后冲杀过去。

站在劳爱身后一个瘦高汉子，仰望着祁老八的人已冲上大雁堡前面的石桥，把包围韩彪的大雁堡人引出堡外，他得意地一笑，道：

“当家的真好计谋，眼看着大雁堡我们垂手可得了。”

冷冷地望了远处搏杀的人群，劳爱道：

“余唐，你别高兴过早，要拿下大雁堡还有得一场搏斗呢。”她注视着大雁堡又道：“除了大雁堡之主‘大邪刀’司马玄之外，还有三个人物也不是好惹的。”

余唐微笑道：

“当家的放一百二十个心，司马玄是什么东西，他那三个上不得台盘的手下更别说了，等一等双方正面兜上，看余唐挑肥捡瘦的收拾他们吧！”

侧头一声冷哼，劳爱怒道：

“一个自大狂妄的人便是骄，骄者必败，你连这个道理也不懂？”

余唐一愣，忙低下头，道：

“是、是，当家的教训得极是。”

劳爱又道：

“你永远也别把敌人看轻，谨慎恐惧行事才能减少自己人的伤亡。”

突然间，远处大雁堡的堡墙上面，二十多人腾跃如飞的往石桥这面跳下来——

劳爱立刻不再多说，对余唐道：

“约摸着司马玄也该出现了。”她手指一处沟边又道：“现在你领着人斜扑过去，司马玄必是去拦截祁老八的。你还可以把他们退路堵住。”

余唐似是早已等劳爱这句话了，他要证明自己刚才的话绝不是吹牛。

用力举起一斧，余唐沉声喝道：

“兄弟们，跟我上！”当先大跨步冲向一处斜沟。

原来高原上没有河流，大雁堡在这高原上只有几个水坑，因应地势，大雁堡在四周开了一道护堡河，两季时候河沟有水，干季成了干沟，沟一干涸却就更深了。

这时余唐引着他的近百名手下，冲出麦田；斜刺里自那已干涸的沟壕中掩杀上去，正迎着个使枪壮汉杀来，余唐一摆双斧迎个正着。

那使枪汉子挽了个枪花，一枪点向余唐面门，厉喝道：

“一群不知死活的跳梁小丑，竟敢把主意打到我们大雁堡的头上来了，今日叫你来得去不得。”

双斧飞舞中，余唐默默笑道：

“王八蛋，你大概就是人称‘高原秃鹰’的吧，老小子别以为你长了一脸骚红须就吓了人，余大爷还没把你放在眼里呢。”

突然间，空中腾跃着下来一人，只见他斜动着手中一把既宽又大的三环四眼钢刀，厉声道：

“洪老弟去拦堡门下那帮王八蛋，把这狗东西留给老夫来收拾。”

铁枪连刺，洪亮跃身后退，边对来人道：

“这小子八成就是这群狗东西们的头儿。”

是的，那说话的正是“高原秃鹰”洪亮，他尚未跃出三丈，早闻得余唐冷笑道：

“‘大邪刀’司马玄，余大爷今日有幸一会了。”

洪亮怒骂道：

“狗东西竟认得我们堡主！”

三环四眼钢刀平举在胸前，“大邪刀”司马玄怒道：

“既知我司马玄，竟敢虎口拔牙，你们究竟是哪条线上的，说出来也叫老夫掂掂够不够份量来袭我大雁堡。”

嘿嘿一声干笑，余唐道：

“知道你‘大邪刀’，那是为了如何对付你，摸清大雁堡当然也是为了买卖方便，行动顺利，如此而已！”

司马玄怒道：

“哪条线上的？”

余唐又斧一场，冷哼一声，道：

“别管爷们是那条线上的，你我还是手底下见真章吧，我的儿！”

三环四眼钢刀斜劈暴斩，司马玄厉吼道：

“我活劈了你！”

“当”的一声，钢刀的刀刃正砍在余唐左手板斧上，一溜火星中，余唐不退反进，右手板斧平向司马玄的腰眼砍去，同时暴抬右足随斧而上，直踢司马玄的下档。

不料司马玄嘿然一声，双手握刀下压如电，双肩一斜，人已闪出一丈外，

余唐冷笑道：

“你走不了的！”双斧平推中人已直逼而上。

“大邪刀”司马玄拖刀又旋，看似在躲闪余唐的追砍，那余唐已几乎斧刃不离司马玄脑后半尺了，不料司马玄突然身子倒翻，手中的三环四眼大钢刀“花郎郎”响声中，竟一闪而送向余唐胸怀。

身子尚在空中，余唐绝想不到司马玄会施出这招拖刀计，一时间难以躲闪，不由一咬牙，双釜一横一竖，直往下面冲进来的司马玄头上劈去，他的整个身子却成了大敞门，光景是怎么下刀随你便，老子非拖你老小子垫底了。

这是同归于尽的杀法，司马玄当然不是傻子，虽然钢刀已沾上对方衣衫，为了自己的头颅完整，也只得见好收场，举刀挫斧，斜身往外闪去。

血在余唐的胸前往外淌——

司马玄冷笑着道：

“下一刀大斧就会开你的膛，大个子你可得小心了。”

连低头看一眼也没有，余唐狂吼一声道：

“余大爷小看你老小子。”双斧舞出一路激荡人心的劈山斧法，立刻与司马玄二人拼杀在一起。

附近大雁堡门楼附近，洪亮正迎上祁老八对搏起来。

祁老八使一把长把砍山刀，二人这一照上面，谁也懒得再开口多说话，只见二人就在堡楼下好一阵对砍对刺，不多时，二人已消失在门楼内——

多少的凄厉惨叫声——

更多的怒骂喝叫声——

都是刺耳的金铁交鸣与不断的奔腾，地上已是残肢处处，血流成河了。

突然间，堡内有人狂骂，道：

“臭娘们也敢在大爷们面前动刀，找死！”

是的，大雁堡内有不少女人也上阵了。

这时韩彪的第一批攻进大雁堡的百多人，似乎已深入大雁堡的那条巷道中了，因为“嘭嘭嘭嘭”的砸门声不断地传过来，且夹杂着不少娃儿的哭叫。

堡门附近，正有两个汉子围攻祁老八一人，那是大雁堡的“独臂铁拳”于敬堂与刚扑过来的“高原秃鹰”洪亮。

虽然如此，但祁老八还是不把二人放在眼里，长把砍刀兀自攻多守少而刀刀都指向洪于二人的脖子。

石桥边上，“大邪刀”司马玄的三环四眼钢刀拼战余唐的双斧，那余唐胸前衣破血流，肋骨已现，但却更见余唐厉烈得连眉头也不皱一下。

“大邪刀”司马玄似已认准余唐是这帮洗劫大雁堡匪徒的首脑，一心要先收拾余唐。

就在余唐双斧久战司马玄不下，看看胸前鲜血进流不已的时候，半空中突见人影闪晃，斜刺里一支长剑打横正拦住暴斩余唐双足的一刀。

这真是极其巧妙的一剑，就在“当”的响声中，一个女子的声音，道：“大元，替余唐包伤。”

是的，这女子便是六盘山青龙会当家的，“小青龙”劳爱，她见余唐斧法已乱，显然已不能再战，一怒而接挡司马玄的攻势。

突见来一女子，“大邪刀”司马玄双目见赤，吼道：

“好啊！原来是六盘山青龙会的人呀！”

劳爱似笑不笑地道：

“司马堡主倒是见多识广，连五百里外的六盘山青龙会也一看便知，佩服！佩服！”

冷冷沉声一哼，司马玄道：